

出梁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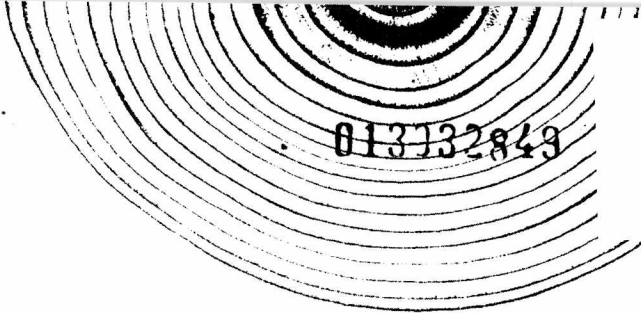
中国的细节与经验

梁鸿 / 著

出 梁 庄 记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013132849

1253.7
159



I253.7

159



北航

C1642837

出梁庄记

梁鸿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梁庄记 / 梁鸿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60-6698-4

I. ①出… II. ①梁…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7985 号

出 版 人 : 詹秀敏
特约监制 : 王二若雅
责任编辑 : 文 珍
特约编辑 : 孙秋臣
装帧设计 : 棱角视觉
版式设计 : 李春永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 308 号)
开 本 70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字 数 32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037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写在前面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穰县梁庄，前后住了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中，我对我故乡的亲人们——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

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梁庄的打工者进入了中国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生存状况、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如何？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想不想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2011年1月和7月初，我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了解梁庄打工者所在的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和大致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

2011年7月10日~18日，到西安。采访福伯家的大儿子万国、二儿子万立和其他梁庄人15人。他们在那里蹬三轮车、卖菜或做其他小生意。采访穰县、吴镇和其他县的一些老乡40余人。

2011年7月22日~26日，在信阳。采访梁庄老乡10人。他们在此地蹬三轮车，做工人。

2011年7月28日~8月4日，到南阳。采访梁贤生一家9口人，韩小海

一家4人及其他老乡12人。贤生的大弟弟贤义在现代都市做了算命者，韩小海传销发财，都是传奇般的当代故事。

2011年8月13日~20日在穰县周边县城作调研，考察南水北调工程和湍水，考察穰县传统戏剧。

2011年8月25日~27日，到广州、东莞虎门。采访开服装厂的梁万敏一家、服装厂工人，采访在虎门开各种厂和做工人的吴镇老乡18人。调查虎门小型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

2011年9月28日~10月7日，在内蒙古。采访韩恒武一家12人和其他吴镇老乡10人。

2011年10月24日~30日，在青岛。采访梁光亮一家3人、王传有一家2人和其他吴镇老乡23人。梁庄人前后有40多人在青岛的电镀厂打过工。福伯的小儿子、我同岁的堂弟小柱，在此地得重病，最后去世。

2011年11月25日~30日，2012年5月8日~11日，在郑州。采访富士康工厂和在富士康上班的梁平。采访梁东、兰子和其他梁庄人10人。采访大学毕业在郑州打工、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年轻打工者5人。

2011年9月~2012年3月，在北京。利用周末，在北京郊区采访梁庄和吴镇老乡55人，举办工友座谈会，采访年轻工友30余人。

2012年1月14日~2月14日，北京—郑州—南阳—梁庄。采访梁庄打工者60余人。

2011年1月20日~25日，2012年4月22日~24日，厦门。采访安兜村、“国仁工友之家”、几家科技电子厂。采访工人40余人。

2012年4月24日~5月2日，到台湾。考察台湾农村农民的生存、精神和传统文化状态。

2012年5月3日~5月7日，在深圳。采访梁磊等4人。

在本书中，我以梁庄四个大家庭的子孙——福伯家、五奶奶家、梁贤生家、韩恒文家——在中国城市的生活轨迹为核心，辐射其他梁庄成员、梁庄亲戚和一些吴镇老乡，描述进城农民的命运、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书中主要人物

姓名	年龄 (岁)	曾打工城市	现打工城市	曾从事工种和职业	现职业	外出打工时间
梁红伟	38	广州、深圳	梁庄	保安、工人	个体运输、务农	20年
赵丰定	36	安阳、北京、广州、中山	梁庄	砖厂、养鸡厂工人、翻砂厂工人、鞋厂工人	个体运输、务农	23年
赵丰树	38	穰县、安阳、北京、广州、中山	梁庄	砖厂、养鸡厂工人、铁厂工人、鞋厂工人	病人	24年
梁书明	42	曲靖	梁庄	校油泵	病人	20年
梁万青	48	穰县、山西、信阳、汕头	梁庄	砖厂工人、三轮车夫、电子厂工人	砖厂工人、带孙女	28年
梁万国 (大哥)	53	北京、河北、广州、东莞、新疆	西安	保安、翻砂厂工人、煤厂工人、摘棉花、炼油厂	三轮车夫	21年
梁万立 (二哥)	51	北京、广州、新疆	西安	保安	三轮车夫	19年
梁正容	50	西安	西安	熟肉店、小摊贩、卖菜、开店铺	服装店老板	15年
韩虎子	43	西安	西安	卖菜	卖菜	20年
王二年	51	西安	西安	三轮车夫	三轮车夫	20年
民中	18	广州、内蒙古、西安	西安	工人、汽修厂学徒	三轮车夫	2年
梁贤生 (已去世)	49	南阳	南阳	工厂工人、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单位领导	单位领导	32年
梁贤义	46	南阳	南阳	建筑工人、工厂工人、人力三轮车夫、小摊贩等	算命者	30年
梁梅兰(女)	48	南阳	南阳	工厂工人	街道办事处	32年
韩小海	45	北京、北海、广州、南阳	南阳	保安、蛋糕店老板、建筑工头、传销	客车老板	28年
东子	35	山西、天津	天津	传销、开拉面馆	拉面馆老板	12年
小山	40	山西、穰县、天津、福建	福建	煤矿工人、收废品、开拉面馆、传销	传销	20年

4 | 出梁庄记

姓名	年龄 (岁)	曾打工城市	现打工 城市	曾从事工种和职业	现职业	外出 打工 时间
梁峰 (大哥的大儿子)	31	西安、内蒙古、新疆	北京	保安、三轮车夫、学徒	玻璃厂工人	11年
梁光龙 (龙叔)	50	北京	北京	零工	零工	5年
梁安 (龙叔的儿子)	25	北京	北京	建筑工人、小包工头、小老板	小老板	11年
梁万科 (三哥)	44	新疆、北京	北京	保安、油井工人	玻璃厂工人	22年
王福	53	北京	北京	收废品、打零工	零工	20年
正林	28	北京	北京	设计师	设计师	8年
青哥	44	南阳、广州、 信阳、北京	北京	建筑工、室内装修工	装修工	18年
李秀中	42	北京	北京	校油泵	校油泵	16年
韩建升	42	西安、北京	北京	工人、保安	保安公司老板	25年
梁时	34	广州	板芙镇	鞋厂	服装厂工人	20年
梁清	28	广州、厦门、青岛、 郑州	板芙镇	电子厂、镀金厂、服装厂、 塑胶厂	服装厂车间主任	10年
梁万敏	45	广西、广州	东莞	开小饭馆、书摊、服装 批发	服装厂小老板	15年
钱保义	9	湖南	东莞	剪线	剪线	1年
金 (已去世)	42	荆州、郑州、广州、 东莞	东莞	卖饼、工地绿化员、服 装厂工人	工人	22年
梁磊 (二哥的儿子)	28	安阳、北京、成都、 上海	深圳	机械制造、认证公司	公司职员	4年
梁静 (二哥的女儿)	23	南阳、深圳	深圳	保健品促销员、会计、 网售人员	电话推销员	1年
梁清明	41	北京、西安、新疆、 西藏	西宁	保安、苗圃工人、大理 石厂工人	校油泵	15年
梁一荣	55	西安、新疆	甘肃	建筑工人、卖菜、三轮 车夫	校油泵	15年

姓名	年龄(岁)	曾打工城市	现打工城市	曾从事工种和职业	现职业	外出打工时间
向学	28	郑州、芜湖、北京、内蒙古	内蒙古	工人、修车厂学徒、修传动带	修传动带	8年
韩恒文	44	北京、新疆、内蒙古	内蒙古	小摊贩、校油泵	校油泵	20年
韩恒武	42	北京、内蒙古	内蒙古	保安、小生意人、校油泵	校油泵	21年
韩朝侠(女)	46	广州、内蒙古	内蒙古	工人、小摊贩、小生意人、服务员	卖调料	20年
梁平 (三哥的儿子)	24	广州、观澜、郑州	郑州	富士康工人、施工员	施工员	2年
梁东 (大哥的二儿子)	28	郑州	郑州	工程监理	监理	4年
梁光亮 (五奶奶的三儿子)	47	青岛	青岛	工人	镀金厂工人	14年
王传有	42	青岛	青岛	工人	镀金厂工人	15年
小阳阳	5	青岛	青岛	幼儿园学生	学生	
小柱 (已去世)	39	北京、安阳、广州、青岛	青岛	保安、翻砂厂工人、卸煤工人	镀金厂工人	23年
云姐(女)	42	广州、温州、山西、青岛	青岛	电子厂工人、食堂工人	干燥剂厂工人	18年
梁兰子(女)	42	北京、广州、郑州等	郑州	保姆、工人、地下赌场发牌员	网购销售员	24年
梁玉英(女)	44	北京、广州、安阳、深圳	广州	保姆、饭店服务员、工人、二奶	工厂工人	24年
韩小玲(女)	44	北京、广州、俄罗斯	北京	保姆、工人、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24年
韩小慧(女)	36	河北、北京	北京	打字员、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20年
梁雅(女)	26	广州、中山、惠州	中山	服装厂工人、开荒种地	工人	10年

目 录

写在前面	1		
书中主要人物	3		
第一章 梁庄			
闲话	2		
离开梁庄	8		
第二章 西安			
德仁寨	18		
流转	24		
抢劫	30		
打架	35		
小天使	42		
人家不要咱	45		
作假	49		
羞耻	52		
		第三章 南阳	
		葬礼	64
		房檐滴水窝窝照	67
		算命者	73
		传统	82
		小海的传说	85
		入伙	92
		传销	96
		第四章 内蒙古	
		河南校油泵	104
		白牙	108
		恩怨	114
		扯秧子	120
		相亲	127

第五章 北京

体面	140
围墙	145
河南村	153
打官司	157
院子里有棵树	163
千万富翁	169
保安	175

第六章 郑州

“机器”人	186
孤独症患者	191
凤凰男	199
狐狸精	203

第七章 南方

我不是深圳人	212
电话推销员	217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221
干事业	225
九岁的打工者	229
归零	232
眼球出来了	236

第八章 青岛

小柱	244
氰化物	246
幽灵	251
2000 : 1 的 1	256
反抗	263
无名之死	269
四十岁的“老太婆”	272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278

第九章 梁庄的春节

“老党委”	290
勾国臣告河神	293
黑女儿	298

后记	309
----	-----

第一章 梁庄

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界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国外最远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的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

闲话

2011年的夏天，穰县持续暴雨。湍水又涨了。

暴雨之中，浊浪滚滚的湍水把连接南城和北城的两座石桥冲得摇摇欲坠。有好几天时间，河水漫过石桥，河岸两边的树终于抵挡不住洪水的力量，纷纷倒在了河中。大水过后，石桥重又露出水面，石基已经有些动摇，护栏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辆农用车在过桥的时候掉了下去，车毁人亡。政府在桥边立了一个鲜红的牌子：“禁止车辆来往。”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又一具尸体挂在桥边不远处那裸露交错的树根中。尸体被捞了上来，特征如下：

男性，50~55岁，枯瘦，头发、胡须皆长至颈部，嘴巴塞满泥沙，牙齿全无，腿部溃烂。

死者被拍了照，贴在各乡镇派出所的广告栏处。很快，有人传回信儿来，那死者好像是梁庄的梁军。梁军，和我同辈，他们兄弟三个，大哥是兴，他是老二，老三已记不起名字，是一名惯偷，常年坐监狱。兄弟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的姐姐接到信儿，赶紧往派出所跑。看到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跟随而来的兴哥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拨开同去的村人，一个人先回家了。随后，

派出所让他们去城里停尸处认尸，兴哥死活不去。任谁劝说，他只是坐在梁庄小学他借来的房子里，抽着纸烟，挠着他那花白头发，一动不动。

兴哥不去，尸体就无法确认。毕竟，他是最直系的亲属。况且，经过长期饥饿的洗礼，与人隔绝的孤独和河水的浸泡，那尸体确实有些模糊。他们的姐姐偷偷去城里认尸，哭了一场，因为弟弟不认，也不敢擅自确认。更何况，真的确定下来，火化还要花钱。最后，民政局出资火化了尸体，以“无名尸”结案。

关于梁军如何淹死，梁庄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饿昏了，栽到了河里。2008年我最后一次在田埂上见到军哥时，他已经是流浪汉，靠捡垃圾为生。在和我对视的时候，他陌生、惶恐和躲避的眼神曾让我颇为迷惑。也许是天生愚笨，他捡到的东西并不多，也卖不到什么钱，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人看见他，大家并不在意。也有人说，可能是去河边捞东西吃，淹死的。还有人说是晚上睡在堤岸上，被冲下去的。不一而足。

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秘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埠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边重复地说了多遍的观点，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的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

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台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来回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聊聊天，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的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张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怔忡，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不曾回来过、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集。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2008年和2009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因为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政治、经济、亲人，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

红伟家左边斜对面，旧公路的另一边，是已去世的光河的大房子。院子一角的刺玫、月季、大丽花，在夏雨的不断浇灌下，正肆意开放，繁密的花朵把枝条压得朝向四面八方伸展。大门上贴着黄色的对联：

迎新春倍思亲人
贺佳节缅怀前辈
德高望重

光河是绝食而死的。在死前的两个月，他就拒绝进食。他每天斜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看，眼神空茫，

没有焦点。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这样一个姿势，直到虚弱得不能动弹。光河的老婆花婶把一个吸管插到光河的鼻孔里，每天用针管往里面注入流食。只有此时，光河才把头转过来，绝望地看着花婶，他拒绝吞咽，可是，吸管直接进入他的胃里，他无力抗拒。梁庄人都说，他是在等着他惨遭车祸死去的那一儿一女来接他。这座宏伟的、用赔偿钱盖起来的房子，是他宝贝女儿和儿子的象征。他每天躺在儿子和女儿的怀里，悲伤地怀念他们。据说最后半个月，他忽然又想活了，拼命地吃东西，每天乞求花婶给他弄东西吃。他吃完就吐，吐完再吃，吃完又吐，最后还是死了。2010年11月21日，光河去世。享年48岁。

花婶也在门口站着。她仍然笑笑的，只是笑容有些勉强和凄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原来那么足了。她特意站在花丛前让我照相，笑盈盈的。透过镜头，那笑容有一种涣散了的深深的空洞，还有些许一闪而过的羞愧和心虚。她这样活着，似乎太过强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丈夫都活死了，自己还活着。

清立过来了，他的头发呈蜂窝状和铁锈色，衣衫破烂肮脏，那把不离身的刀不见了。看到我，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黑洞一样的嘴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了冲突，弟弟照着他的脸一拳过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嘴巴朝我动了动，似乎喊一声“姑”，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六七个玩耍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两三岁的样子，追着清立，用小手划过自己的脸，羞清立，一边唱着喊：“清立不要脸儿，清立不要脸儿。”

以后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和别人聊天，在沟渠、在村头的小房子那里，都会不期然遇到他。他就像一个魂灵，在梁庄到处闪现。他远远站在人群的外圈，满含期待地看着大家，但是，一旦我把眼神转向他，他马上躲避开去。

这将是另外一个军哥。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人在意他，甚至，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奇怪的是，他的脸又有一种平和，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紧张。已经沦为乞丐的清立，嵌在梁庄的内部，被人遗弃，却又平和地生活。他的神情是安然的、平静的。

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从镇上方向往村庄这边来。最前面的是我一个堂哥的老婆，我们都叫她风嫂。车里面坐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看

到我在路边站着，凤嫂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上下打量着我，嘴里啧啧感叹着。凤嫂，在年轻时候就已经苍老，头发枯黄，脸盘宽大扁平，不修边幅，整天都在忙碌干活。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见过她穿过干净、整齐的衣服。现在，也未见更老，只是个头矮了好多。车上坐着的是她的三个孙子，三个儿子一人一个，不偏不倚。他们刚从镇上幼儿园放学回来。凤嫂的车极脏，这是她的卖菜车，泥块、土堆、沙粒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坐在这灰堆里，惊奇地望着我。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瘦的老太太。三轮车里坐两个孩子，一个大点的孩子坐在车挡的平板上，这个孩子的体格已经是成年人的形态了。这三个孩子把车塞得满满的，显得骑车的老太太格外孱弱。她看到我，停了下来，惊喜地抓住我的手，张着嘴，出来的却是嘶哑、含混的声音。我诧异地望着她，这是建昆婶。2008年还在为老母亲被强奸杀害一事风风火火到处告状的建昆婶，两年之间，竟然衰老成这个样子。而她的声音是怎么了？建昆婶比比画画，指着脖颈下面长长的伤疤让我看，凤嫂在旁边加以解释。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建昆婶去年得了食道癌，在穰县做完手术之后，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会儿就含满了泪水。我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体上。我知道，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¹

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辈的人，正压低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梁庄每天午休时间、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

一个村庄里的闲话意味着什么？“闲”，从词源学上讲，原指“木栏的遮拦物”，逐渐引申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论语·子张》云：“大德不逾闲。”“闲”加上“话”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背后对别人的批评、议论”。从社会学上讲，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闲话”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

1 2012年2月4日晚，建昆婶因食道癌于梁庄去世。

通过闲话，共同体中成员的道德边界被不断加强、界定并得以维持。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人们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制造舆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¹

果然，他们正在议论兴哥不认弟弟尸体的事情。

“要不是为了那 1750 元，兴哥会恁不像话，连亲兄弟也不认了？”

“还不是为那个老女人？一看就不是正经和他过日子的，来了连个门都不出，到兴那儿串个门，连个招呼都不打。”

“说的可是，还是亲兄弟呢！不过话又拐回来说，要真是认了，军哥的地就要收了，那这赔偿钱该归谁？”

“归谁？那还用说，反正兴哥是使不上。再说，那可不是一亩地的事儿！”

“一亩地？十亩地，二十亩也不拉倒！人家南水北调是按整块算的，咱们是按户头算的，多出多少地？你敢算一下，光从坟园到公路上那段路能多出来多少地？”

“也够他们忙的，得编多少假户口。”

“那凭啥？应该是全村人的地，全村人的钱，凭啥他们几个占了？说是南水北调，大工程，谁占住光了？还不是他支书一个人买的搅拌机、粉碎机可以去，平头百姓谁占住光了？”

兴哥不认弟弟尸体这件事本身有悖人伦道德，固然会被村庄的人议论，然而，当有更重要、更切己的利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一闲话立马就有了新的所属。这涉及南水北调工程占梁庄土地并赔偿的问题。军哥事件在以新的角度展开。这新的闲话正在以密谋的方式使梁庄充满了躁动。

如果军哥不死，就应该有一亩地。军哥长期流浪，这一亩地实际上为兴哥拥有，是兴哥的重要收入补贴。这里面还牵涉到兴哥的一件不光彩事。前几年，一个“老女人”（梁庄人的说法）和兴哥住到了一块儿，那个女人时来时去，来的时候钻在兴哥的屋子，从来不与梁庄人打交道，但兴哥的伙食在

1 参考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